

## 残贝盈野珍珠城

▲ 段 扬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湄。

这首七言律诗，有一个很长的标题：《访合浦白龙珍珠城旧址谈采珠旧事得句留答县委》。这首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田汉先生之手。1962年4月，田汉先生偕夫人安娥，在南珠之乡地方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白龙珍珠城作访古考察，写下了这首深受珠乡文化人喜爱并广为流传的旧体诗，表达了对封建社会南珠之乡珠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对封建统治者“以人命易珠”暴行的无比愤懑，对白龙珍珠城荒圯破败的感慨，以及对新社会白龙珍珠城一带百姓迎来新生活的喜悦之情。

白龙珍珠城，是南珠之乡的一处著名历史遗迹，距合浦县城36公里，位于正宗南珠主产地营盘镇的白龙湾畔。据《合浦县志》记载，白龙珍珠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也就是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刚刚夺得江山社稷，登上皇帝宝座不久。这位新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南下万里，来到远离京城的廉州府，征用民夫，花费了无数银两和数年时间，在离大海数百余米远的白龙村修筑了这座城池。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在距京城万里之遥的南海之滨修筑白龙珍珠城呢？这有两大原因。

一大原因是贪婪。朱元璋夺得天下之后，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认为世上最好的珍珠南海珍珠，理应归天之骄子皇帝独享，皇室成员分享。独享南海珍珠，最好的办法便是动用皇权和武力，垄断南海珍珠的采撷。于是他下令在南珠之乡盛产珍珠的大海边修筑一座城池，守护珠池，监采珍珠，防止沿海珠民盗采珍珠。为了独霸大海中出产的名贵珍珠而专门修筑一座城池，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第二大原因，是为了巩固海防，抵御海盗和倭寇入侵。自宋代以来，我国南海海防力量薄弱，海盗蜂起，倭寇为患，雷州、廉州等岭南沿海州府常遭海盗和倭寇袭扰，百姓大受荼毒，社会动荡不宁。到了明洪武年间，海盗和倭寇益发猖獗，沿海百姓纷纷逃离家乡，远避海盗和倭寇。一时间田园荒芜，百业凋敝，成为朱元璋的新政权不得不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白龙海域，是钦州的龙门港至雷州半岛的必经水道，在这里建一座城池，便能扼住这条水道的咽喉地带，还能与东边百余里外的永安城形成犄角之势，在防备和打击海盗与倭寇中遥相呼应。

建成后的白龙珍珠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320.5米，东西宽233米，周边长1107米，面积约为74676.5平方米。城基宽达7.6米，城墙高达6米。城墙以条石打基础，四层火砖砌墙框，墙心每隔三寸堆一层黄土，再堆一层珍珠贝壳，一层层地夯筑严实。加入珍珠贝壳夯筑城墙，全世界仅此一例。这样的城墙，当然比仅用黄土夯筑墙心的城墙坚固得多。

白龙珍珠城既然是开国皇帝亲自下令修筑，为皇家的奢华生活服务的一大据点，全国各地的

官员便趁机拍皇帝马屁，纷纷进贡建筑材料，两广、两湖、安徽、江西等地，都不惜成本，人背马驮地远道运来修筑城墙的城砖。来自不同地域的城砖颜色各异，大小不一，有的还刻有产地的印记。

白龙珍珠城开有东、南、西三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建有高高的门楼，站在门楼上，可俯瞰全城，瞭望大海。古代的城池，通常要开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白龙珍珠城为何不开北门，史书上没有记载。有人推测是由白龙珍珠城的功能所决定的。白龙珍珠城无论是守卫珠池，监采珍珠，还是巩固海防，面对的主要是大海，当时的建城者大概是认为北门面对的是内陆，离大海较远，没有必要开吧。也有人说不开北门，是出于风水的考虑。

白龙珍珠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内街道纵横，民居错落，设有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巡检司衙门、盐场大使衙门等官方机构，驻扎有守卫珠池、监采珍珠、保护珠池太监和名贵珍珠安全的兵丁，还有镇守海防的白龙汛水师。从这些官方机构和驻军可以看出，白龙珍珠城是一座集守护珠池、监采珍珠、盐务管理和镇守海防于一体的城堡。在封建社会，在城必有寺庙。白龙珍珠城曾建有两座寺庙，一座是建在城内的宁海寺，一座是建在城外的天妃庙，两座寺庙都建于明宣德年间，供奉的都是海神。

白龙珍珠城之名，一半来源于它守卫珠池、监采珍珠的功能，一半来源于它的建城之地白龙村。白龙村的得名呢，却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相传古代珠民驾驶着采珠船在大海上潜水采珠时，突然看见一条白龙穿云破雾，凌空飞来，在空中盘旋飞舞数圈后，降落在一处风景秀丽的海岸边，转瞬间隐匿无踪。珠民们认为白龙降临之地，肯定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在白龙降临处建村聚居，村名就叫白龙村。村子面临的一片大海，称为白龙海。白龙海中的白龙珠池，是珠乡七大珠池中最大最著名的珠池，栖息在白龙珠池中的珍珠贝不但数量多，而且个头大，孕育出的珍珠也颗粒硕大，凝重结实，晶莹圆润，光彩夺目，堪称南珠中的极品，南珠也曾经被称为白龙珠。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夜明珠，大多产自白龙珠池。远在秦汉时代，白龙村已是南珠的重要集散地，沿海珠民从各大珠池采撷来的珍珠贝，大多运到这里剖贝取珠。村子四周，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珍珠贝壳堆积如山。正因为如此，白龙珍珠城在修筑城墙时，才能就地取材，将珍珠贝壳当成上好的筑城材料使用。

据说当年修筑白龙珍珠城时，城址不是选在这里，而是选在与白龙村隔着一片海湾的古城村。城墙已经打地基了，钦差大臣从京城骑来的一匹大白马放着古城村旁的好草不吃，偏偏要游过海湾，游到白龙村来吃草，一边吃草，一边还扬起脖子，朝着钦差大臣高声嘶鸣，似在呼唤钦差大臣。钦差大臣觉得奇怪，便跟随大白马前来查看，一看才知道白龙村地势比古城村高，风水也比古城村好，这是有灵性的大白马在向他指引福地，于是奏明皇上，改在白龙村建城。

白龙珍珠城建成的数十年间，并未设专职珠官坐镇珍珠城守护珠池，皇帝仅在诏采珍珠的年份派来心腹太监暂住珍珠城监采珍珠。采过了珍珠，太监便携带着珍珠返回京城复命，守护珠池的重任，便交给了驻扎在珍珠城内镇守海防的武官。后来，远在京城的皇帝发现担负着守护珠池重任的武官并非个个尽忠职守，竟有贪渎之辈私纵珠民进入珠池盗采珍珠，从中分肥。明英宗即位时，为了堵上这一漏洞，便从宫中派出自以为信得过的心腹太监担任专职珠官，常年坐镇珍珠城，守护珠池，监采珍珠。珠官既由太监担任，其主要职责又是守护珠池，便被称为珠池太监。

珠池太监来自皇宫，又被称为中官和内官。

珠池太监自恃是皇帝派到珠乡的钦差大臣，又有着皇家侍卫机构兼特务组织“锦衣卫”的特殊背景，完全不把珠乡的地方官放在眼里，一个个“倚势为奸，专权滋事”，珠熟之年，强迫珠民日夜下海采珠，制造了不知多少“以人命易珠”的人间悲剧，成为珠乡的一大祸害。在征收珠税的过程中，这些阉党“公私科敛，敲骨吸髓”，对珠民大肆搜刮以中饱私囊，珠民稍有不从，轻则挨毒打，重则遭杖杀，弄得珠乡“千村万落尽蒿藜，白日无光夜鬼啼”。明代诗人顾梦圭曾写过一首抨击珠池太监、为珠民鸣不平的《珠池叹》，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往时中官莅合浦，巧征横索如月豺虎。中官肆虐去复来，谁诉边荒无限苦？”在珠乡广为流传的“合浦珠还”、“割股藏珠”、“珍珠不过杨梅岭”等民间传说，和“李逊知府勇斗珠池太监”、“林富巡抚上疏乞罢采珠、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等历史事件，都与白龙珍珠城和珠池太监有关。

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都对南珠有着极大的贪欲，对南珠最贪得无厌的，当推明代皇帝。朱元璋一夺得皇位，便制定出一套等级森严、极尽奢华的舆服制度，其中的一项规定，便是皇帝与后妃的冠冕袞服、簪珥首饰、车乘器用之上，都要镶缀大量的南海珍珠，以显示权势、富贵与至高无上，这就导致了对南海珍珠的掠夺性采撷。明代是皇帝下诏采珠次数最多的朝代，光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那一次下诏采珠，就从南珠之乡掠走珍珠28000两，创造了南珠采撷史上年采珍珠的最高纪录。这对南珠之乡来说，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在明代皇帝的狂采滥捕之下，南珠资源遭到毁灭性的摧残。

在整个明代，每当皇帝诏采珍珠之时，从南珠之乡各大珠池采撷到的珍珠贝，全都要运到白龙珍珠城下剖贝取珠。珍珠城周围数里直至大海边，曾经轮番地搭建过剖贝取珠的工场，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珍珠贝壳，有的地方，珍珠贝壳堆积竟厚达三米，足见当时采珠的盛况。

大明王朝在清军铁蹄的践踏下灭亡之后，珠池太监逃得没了踪影，白龙珍珠城在战乱中遭到废弃，城内民房破败，街道荒芜，采珠公馆、珠场巡检司等衙门成了废墟，城墙也多处崩塌，城内数十年间无人居住。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的地方官奉命重修白龙珍珠城，意在重振南珠采撷业和巩固海防。但是，枯竭了的南珠资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复的，“去珠”已经难以复还，白龙珍珠城只能当成海防要地来把守了。

到了民国初年，经历了500多年世事沧桑的白龙珍珠城虽然破旧，但城墙和城内建筑基本完好，成了一个供附近村民赶集的大集市。城内住有居民3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仍以潜海采珠为业。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进犯北海，当地的国民政府担心白龙珍珠城城墙高大坚固，万一被日寇占领，会沦为日寇的据点，同时考虑到城内居民的防空疏散需要，奉命执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将这座古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和东、西两座城门全部拆毁，唯余南面的城墙和城门。到了“大跃进”年代，劫后余生的南面城墙和城门也被拆掉了。拆下来的那些年代久远的城砖，要么被运去砌土高炉炼钢，要么被城内居民和附近村民搬去建房屋、砌猪圈、修院落、铺道路。如果从文物的角度看，用明代的古城砖来砌土高炉、建房屋、砌猪圈、修院落、铺道路，那是何等的一种奢侈啊！但这种奢侈中，又包含了无尽的苍凉与痛惜。

当年田汉先生偕夫人安娥来到白龙珍珠城遗址作访古考察时，看到这座历经明朝、清朝、民

国、新中国四个朝代的古城一片破败景象，遗留的南面城墙已经片砖不留，仅剩下一段两米多高的黄土夹杂珍珠贝壳的墙心。曾经香火旺盛的宁海古寺荡然无存，寺庙旧址的荒草丛中，残留着一只断了头的石龟，它还在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依然将一块风雨剥蚀、字迹漫漶的沉重石碑《宁海寺记碑》驮在背上。正是见此凄凉情景，田汉先生才发出了“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的感慨。

在白龙珍珠城遗址东面白龙村的道路中央，遗留着一处“古榕抱残墙”的奇特景观，一株枝干参天、绿荫匝地的古榕树蛛网状的板根，紧紧地包裹着一小段古城墙。据考证，这株古榕树，是200多年前附生在珍珠城东面的城墙根上的，当年，它龙爪状的气根深深地扎入了古城墙的缝隙之内，把一小段古城墙拥入怀中。抗日战争时期拆毁东城墙时，这株怀抱残墙的古榕树幸存下来，成了珍珠城历尽沧桑的活见证。古榕树怀抱的残墙，全部由宽大厚重的城砖加灰浆砌成。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些仍被灰浆紧紧黏合在一起的城砖依然坚硬如初，两砖之间的灰浆层也坚固得用手指甲都抠不动，让今天的“豆腐渣”工程相比汗颜。这些城砖全是红砖，长28厘米，宽14厘米，厚8厘米，砖上未发现有产地的印记，不知来自何处。遗憾当年田汉先生到白龙珍珠城作访古考察时，没有看到这一奇特的景观，否则他定会灵感迸发，为白龙珍珠城多留下一首传世的好诗。

20世纪80年代初期，白龙珍珠城被列为广西区文物保护单位，区文化厅文物处于1988年拨出专款，在白龙珍珠城遗址南门外约50米处建了一座重檐歇山顶的仿古建筑——白龙珍珠城碑亭，亭内安放着一方一人多高的明代石碑，分别是《黄爷去思碑》、《李爷德政石卑》、《宁海寺记碑》和《天妃庙记碑》。

我曾经多次到白龙珍珠城遗址作访古考察，每次在城内四处观看拍照之后，都要去南门外的碑亭内盘桓一番。我从管理碑亭的一位袁姓老汉口中得知，碑亭所在之处，原有两个黄土堆，相传是两座太监坟。其中的一个黄土堆，便是那个割股藏珠，但还是没法将夜明珠带过杨梅岭，带往京城献给皇帝，最终畏罪吞金自杀的珠池太监的葬身之地。在碑亭未建的往昔岁月里，《黄爷去思碑》和《李爷德政碑》一直立在两座太监坟前。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碑体上的文字大多漫漶难辨。起初，有人认为这两方石碑既然立在两座太监坟前，应该是两位太监的墓碑。后来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的研究人员拓下了碑上残存的文字进行研究，确认这两方石碑都不是墓碑，而是两座纪功碑。《黄爷去思碑》，是明朝万历年间镇守海防的涠洲游击将军黄钟的纪功碑。据史料记载，这位游击将军当年的驻地是涠洲岛，他的纪功碑为何不立在涠洲岛而立在白龙珍珠城，这是一个未解的历史谜团。《李爷德政碑》，是明朝万历年间廉州府的地方官为镇守珍珠城的珠池太监李敬所立的歌功颂德碑。据史料记载，李敬和其他珠池太监一样，都是贪婪残暴、鱼肉珠民之辈，他镇守珍珠城期间，毫无德政可言，竟然有地方官不顾事实给他立纪功碑，目的只有一个：向有钦差大臣和“锦衣卫”背景的珠池太监献媚求荣。这样的地方官，也称得上是鲜耻寡廉之徒了。

安放在《黄爷去思碑》和《李爷德政碑》中间的，是《宁海寺记碑》。这方记述宁海寺建寺过程的石碑连同驮碑的断头石龟，是从白龙珍珠城内的宁海寺旧址上移过来的。移碑时，驮碑石龟的断头也被幸运地找了回来，接回颈上。石龟圆圆的龟头前，安放着一只香灰满溢、插满残香的

瓷香炉，看来这只石龟在享受着人间香火。我问袁老汉，是什么人给石龟进香，为什么要给它进香。袁老汉说，这只石龟，是当年镇守宁海寺的神龟，附近村民相信它神力如初，常来给它烧香磕头，乞求保佑，香火还颇为旺盛哩。

安放在《李爷德政碑》对面的，是《天妃庙记碑》，这方石碑是当年兴建碑亭挖地基时出土的文物，碑上的文字还能勉强辨认出一部分，其大意是：明宣德年间，钦差内臣杨得荣奉命来到白龙珍珠城守卫珠池，监采珍珠，在珍珠城的南门外兴建天妃庙一座，乞求天妃保佑采珠船及过往舟楫平安。袁老汉告诉我，天妃即沿海渔民信奉的女海神妈祖。当年的天妃庙旧址，很有可能就在碑亭附近。

碑亭正面左右两侧的外墙上，镶有两方石碑。左边的一方，是“建亭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建亭时当地文人雅士写下的《兴建合浦珍珠城碑亭记》。右边的一方是“田汉诗碑”，碑上镌刻着田汉先生当年在白龙珍珠城作访古考察时写下的两首七言律诗的横幅手迹。

1992年12月，合浦县举办首届“采珠节”，县政府拨出专款40余万元，修复了白龙珍珠城南面的一段城墙和城门。修复的南面城墙是空心的，残存于原址上的那段两米多高的黄土夹杂珍珠贝壳的古墙心，被当成珍贵文物，封存在新城墙的空墙心内。参观者透过安装在新城墙内侧的铁栅门，便能看见世界上唯一的黄土夹杂珍珠贝壳的古墙心。

如今，白龙珍珠城已成了海滨旅游城市北海市的一处南珠历史文化旅游景点，除了供中外游客游览之外，还供对南珠文化有兴趣的骚人墨客们前去凭吊，发思古之幽情。白龙珍珠城距北海市区仅60公里，乘车大约一小时便可到达。

珍珠城四周，仍有残贝盈野，那些已经风化或半风化的残贝，也许来自汉代，也许来自唐代，也许来自明代，在滨海阳光的照耀下，依然不时闪烁出珍珠般的光点。随便找一个小土坎、小土堆，持一根树枝挖掘几下，便能挖掘出几片残贝来。

前些年，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正宗南珠产地营盘镇，被从南珠之乡合浦县划分出来，划归新成立的铁山港区管辖。积淀着丰厚南珠历史文化的白龙珍珠城，就这样和历史悠久的南珠之乡合浦县分离开来了。这对热爱南珠历史文化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